

大学时代的老班长从上海来电,说打算办同学会,纪念毕业五十周年,要我务必参加。五十周年?我拿着听筒推算:1975~2025,果然,五十年不多不少。可是五十周年又有什么好纪念的呢?“参加吧,少华同学!别说下个五十年,下个五年能不能凑一桌开同学会都不确定了……”

是不是所有上海人做事都有板有眼我不敢确定,但至少上海出身的老班长是这样的。自毕业二十周年开始,大体五年一聚十年又一聚。原本是第一次同学会上有同学在酒桌上随口这么提了一句。作为东北出身之人,我深知酒桌之言是不可当真的。所以若我是班长,肯

定故妄听之一笑了之。而我不是,他是,他这个上海班居然一五一十照办不误。这让我吃惊不小,也有些扫兴。说心里话,我是不怎么愿意参加同学会的,实际上也缺席两次。不但同学会,大凡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即使庆功会表彰会欢迎会,对于我也不如离会独处自在。

我不愿意参加同学会,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二是不愿意面对过去。不愿意面对现实,主要是不愿意面对每位同学的容貌现实。说来也巧,全班十人,九男七女,除了在下,男生当年个个帅哥,飒爽英姿;女生彼时个个靓妹,

不愿意参加同学会

林少华

花容月貌。个头也一手齐。说夸张些,假如不是十六人而是六十人,直接拉去充当三军仪仗队都未必逊色。你别笑,俺有毕业照为证。毕业照上还有一行字:“走出大学心更红。”心是否更红自是无以

为证,但一张张风华正茂的青春面庞绝非AI使然。我对每位同学的印象也因此定格。我想守护这一定格,不欢喜与时间俱进。毕业二十周年那次所见,他与她的容貌都已今非昔比,何况其后呢?五年,多五条皱纹,十年,多十条不止。班花何在?系花何存?“最是人间留不住,红颜辞镜花辞树。”男生这边,除了皱纹,还另有名堂:头发非白即少,非少即白,抑或兼而有之。进而,不是“运交华盖”,就是“聪明绝顶”。而即将到来的毕业五十周年同学会上的同学们——当然包括我本人——又会如何各具面目呢?那可是年过七旬的老翁老嫗啊,除非得道成仙或修炼成精……别人也许坦然面对,我则不然。心理障碍?另一种洁癖?至少我不想失望——可以回避的失望为什么不回避呢?

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面对过去,不愿意撬开个人往日记忆的封盖。我家境贫寒。班长当年去过我家茅屋,日后跟我说:“真可谓家徒四壁啊!”我补充说电灯泡是唯一电器。八口之家,父亲在离家百里之外的公社(乡)当一般干部,母亲一个人在小山沟里汗一把泪一把拉

扯六个孩子。学校放寒假回家,虽然隔着堂屋,半夜里也能听见母亲一声紧似一声的干咳声,听得不

时泪流满面,暗暗发誓不拿家里一分钱,就靠每月六元助学金学下去活下去。不,拿过一次,一年秋天,母亲以颤颤的手拿出卖玉米的二十五元钱给我,我看着母亲单衣下耸

起的瘦削的双肩,坚决不要,母亲哭了:“儿啊,妈知道你不容易,也知道你的心思……”是

的,六元,除了伙食费,还要省出两元买书买牙膏牙刷,每当看见带薪上学的同学相约出门上街,自己就赶紧躲开。

三年零八个月(学制三年,文化课补习八个月),工农兵大学生,工

对,谈成比例百分之五十。别说那个年代,即使放到当下也堪称奇迹。而且分配时也并没有分得天各一方,而大体被照顾在了同一城市。

应该说,所谓美好的大学时光,很大程度上和恋爱有关。花前月下,玉露金风,明传纸条,暗送秋波,“原来你也在这里……”毫无疑问,即使“革命”年代,也没有把每扇门都关得死死的。然而这等好事和我毫不沾边。我上的是哪门子大学呢?母亲的泪,自己的泪,凄苦与孤独……真真不堪回首。孟子倒是会安慰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而我,心志自是苦了,但大任降到头上了么?五十年下来,无非一介教书匠、半个翻译匠而已。这样的五十周年有什么好纪念的呢?难免触动往日记忆的同学会有什么好参加的呢?

问题是,哪怕再不愿意参加,我也不能不参加。毕竟,包括上海的班长在内,每一位同学对我都很友善,无论当年,还是当下;无论其青春年少,还是老态龙钟。



丝路芳韵·古道同辉(中国画) 刘乔乔

我很欣赏和推崇老辈人的爱情观,早些时候看了董鼎山先生的爱情故事《幻想的 earth》《最后的罗曼史》,就相当迷恋,这是真正

的爱情故事,我见后特意推荐给父亲,因为父亲曾是朱先生的同事,又是多年的朋友,更是朱先生夫妇的爱情故事见证者。父亲见后哈哈大笑,说起当年的朱先生和他的太太张芝,他更是滔滔不绝。

当年作为华纳公司的宣传经理的朱先生为扩大华纳影片的影响,决定与当时的亚美麟记电台合作搞一档《幸运号码》节目,在播放西乐的同时安排抽奖,中奖者可获两张华纳新片的电影票,而当时电台女主播正是张芝。据父亲说,当时张芝经常要到华纳公司来帮忙拆阅和登记听众来信,一来二往,朱先生对张芝是一见钟情。当时的张芝不仅外貌漂亮美丽,嗓音甜美,而且多才多艺,会骑摩托,会骑马。而朱先生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温文儒雅,颇具绅士风度。于是两人经常出入咖啡厅、舞厅和电影院,很快坠入爱河。

无巧不成书。就在朱先生热恋之时,为加大华纳影片的宣传力度,当时朱先生和我父亲,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自费编辑出版一本介绍华纳影片和外国影星

的杂志《水银灯》。为了提高对杂志的知晓率,他们通过报纸搞了一次读者有奖问卷调查。一次,父亲在汇总整理调查表时,意外看到了我母亲寄来的调查表。母亲工工整整、柔中带刚的字一下子吸引了父亲的目光。于是父亲第一时间拨通了母亲留下的电话,这就有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我母亲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由于家庭原因,她15岁就进入电话局工作。通过交流,父亲发现他和母亲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比较接近,而且母亲的外貌与张芝相比不分上下,于是两人开始了恋爱。

母亲早年在西安读高中时英语成绩一直很好,还帮助她父亲翻译过《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并登在西安的报纸上。而父亲早年为赚零花钱,早就在许多报纸上发表过大大小小的文章,而且他们俩都喜欢看电影。所以一来二往彼此一见倾心。在婚后的60余年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我有记忆孩提时代,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红过脸拌过嘴,日常生活中我好几次听到他们俩会用英语交流。在父亲60余本译作中,半数以上是两人共同翻译完成的,比如《乱世佳人》《教父》《儿子与情人》《纳尼亚传奇》等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伉俪。最令我感动的是,晚年他们在新虹桥中心公园散步的一幕,当时我去找他们,只

见在金红色的夕阳下,两人紧紧依偎在公园的长椅上说着话,或是父亲搀着母亲,缓缓地散步。而当他们远远看到我向他们走来,顿时又喜笑颜开。

夜光杯

我们知道,人类进化是从劳动开始的。正是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让人类的大脑像一个超级软件一样,进化得越来越精密。可是当下以及将来,很多工作都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代替,将来可能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这虽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人作为人的意义,也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有一天,科技进步到人类的手脚都退化了,手不再需要灵活运用,去创造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腿脚也不必行走、奔跑,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科技的进步难道不

也说人工智能

赵玉龙

一件事。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包括了接受人的缺憾、人的局限性。哪怕人有很多缺点,比如自私、会流泪等,相信在未来某一天,也会成为区别于AI的人的珍贵品质了。有个作家曾说,人的自私,人的会流泪泪,机器是学不会的。

我想,这是人作为人的最重要意义和品质了。

应该是为了让人类成为更好的人类吗?如果不是,那么,让人类最终被人工智能打败,逐渐退化,是很讽刺的

之后几天,在人多的地方我总疑心头顶某处正有摄像头在偷偷监视着我,于是我只好奔跑,以证明我存在的世界是真实的。又或者,我是否会跑着跑着,就撞上了影片结尾那扇立于大海之上的通往真实世界的门呢?

来上海读书后,看电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习惯。除了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各种不同的影展。

从一个影院跑到另一个影院,并在大银幕上看到像《随心所欲》《饲养乌鸦》这种影史留名的经典电影的修复版,和大家一起沉浸在精彩的电影世界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2023年10月的刘别谦回顾展,在大光明电影院看《街角的商店》,整个影院几乎从头笑到尾,直到影片结束之后掌声雷动,大家才想起来这段奇遇是由一部八十年前的黑白电影给予的。之后,每当我在上海街头

“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大概率还会听到老的一句话。具体到生活中一些细节琐事,这句话也是适用的。最近为了方便早上给小朋友准备早饭,家里烧了一锅茶叶蛋。我早上起来的任务就是拿出小碗,放上三个茶叶蛋,加一些汤汁,微波炉里稍微加热一下。这三个茶叶蛋,我吃两个,小朋友吃一个。通常情况下,我微波炉就转一分钟,有时候觉得茶叶蛋还不够烫,我会再放回去转上三十秒,口感确实好了很多。原本这事也就这么平淡地延续着,问题出在了某个周六。周六不用上学,我早上起来给自己准备了两个茶叶蛋,心想一分钟再加三十秒的操作太麻烦,不如直接转上三二十秒。如此操作,约莫到了一分二十秒的时候,只听见微波炉里突然传出来一声巨响。我赶紧跑过去一看,完了,茶叶蛋在里面爆炸了。

打开微波炉,里面已经是狼藉一片。一个蛋炸飞了出来,另一个蛋炸裂了,小碗里的汤汁溅得四处都是。我拔下插头,前前后后花了五六分钟才清理干净。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清理微波炉的同时,思绪却忍不住来到了1999年深秋时节的北大校园,想起了自己的一段“黑历史”。

那时候北大校园里只有一家超市,名叫“博实”,平时同学们买点零食泡面啥的,都在那里解决。我印象中,1999年的深秋,超市里突然添置了一台微波炉,这在当时,也算是新鲜事物。十一月初的北京,天气已经很凉了,但因为有了这台微波炉,超市的营业员大姐却更加热情了。但凡有同学在她那里买了包子,大姐就会说:来,同学,包子我给你微波炉加热一下,吃着热乎。

我那时候初到北方,家里总担心我吃不好,有一回我爷爷直接给我寄了个邮政包裹,里面塞了两只真空包装的熟食叫花鸡。拿到包裹单,我就跟宿舍兄弟们说:今天中午,你们打好饭,全部到宿舍集合,咱们一起吃叫花鸡。从北大邮局取了包裹,我便来到隔壁紧挨着的超市,请营业员大姐帮我加热一下。大姐迟疑了一下,问道,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呗,冷的不好吃。事后回想,很多事故

发生,一开始真不是存心的,纯粹是一个人敢想,另一个人敢做。成功了,那叫经验,闯祸了,那就叫教训。那天中午,大姐真的很热情,主动帮我剪开了叫花鸡的外包装。看到里面是用银色锡纸包裹的真空叫花鸡,她内心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叫花鸡放进了微波炉。不确定应该转多长时间,那就先转三分钟吧。微波炉刚转起来没多久,只听见里面突然一阵爆响,火星四溅,微波炉着火了。那一刻,我和大姐都看傻了,周围好多人也跟着大喊大叫起来。还是大姐反应快,迅速拔掉了插头,打开微波炉,烟顿时冒了出来。只见锡纸包烧焦了一大片,叫花鸡也露了条腿出来。当时作为大一新生,见此情景,心里还是害怕的。想起临行前父母千叮万嘱咐,到北大读书最要紧的事情是不

要闯祸。现在可好,我成了北大博实超市第一台微波炉着火的肇事者,这段“黑历史”肯定是洗不掉了。大姐人是真好,把微波炉里面的叫花鸡“残骸”还给了我,我瞬间秒懂,骑自行车,飞快地离开了“事故现场”。只记得那天中午,宿舍兄弟们终于盼到我回来,见叫花鸡还是冷的,有些失望。为了吃上这顿“美食”,只好采用土办法,拿出洗脸盆,倒上热水,把真空包装的叫花鸡浸在里面加热。二十分钟后开吃,宿舍兄弟们纷纷夸奖叫花鸡美味,我知道,他们是在宽慰我。“闯祸”之后,好几天没敢去博实超市,生怕营业员大姐责怪。再后来,微波炉渐渐普及开来,大家都知道锡纸包装和金属物件,是不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但是,茶叶蛋会在微波炉里爆炸,我是真的不知道。于是乎,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被生活“教训”了一顿,也是活该。糗事记录本上,又多了一个记录。

看见那些奔跑的身影,都会下意识地猜想他们是跑去看电影的。

我还记得去年9月是枝裕和影展遇上台风天的事情。当时的我和上海其他影迷一样,只要风雨一小,就立马跑去电影院,然后守着自己的电影开场,仿佛来时从未淋过风雨。据说是枝裕和来上海的飞机也因为台风延误。他在机场逗留了一夜后仍然坚持准时出席第二天晚上的《无人知晓》映后见面会。只是遗憾我没有抢到那一场的票。之后在手机上刷映后回顾时,一位观众向是枝裕和提的问题打动了

我:“您觉得普通人的生活中存在奇迹吗?台风天里捡来的彩票会中奖吗?”是枝裕和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但我相信,一定会的。

带上枕头去影院!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吴南瑶